

學海類編

第五十六冊



碧雞漫志

宋

王灼

撰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歌咏言卽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製詞
從之倒置甚矣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
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有歌有謠有吟
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詞
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
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
隨具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燕射鄉飲皆用
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
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
中世亦有因管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
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詞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
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
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
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
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

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人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襄賜

宜何歌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道而靜廉而謹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客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曲中行曹元寵小令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

歌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
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特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
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
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元雲鈞竿
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
樹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麾訶兜勒一曲張騫得
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
亡晉以來新曲頗眾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
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懣石

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六十三曲唐
中葉聲辭有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
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
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尙多
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略其音將
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
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懣歌曰
絲布澀難縫元伊侍孝武飲讌撫絃而歌怨詩曰爲

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乃流言熊
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
與敦別歌曰祖風颯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
事既去有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
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
心肝驪驄文馬鐵鍛鞏七及大刀奮無端丈八蛇矛
左右盤十邊十映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驪
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

不還復奈何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
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
王負死罪臨絕之際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
爲諸姬作歌猶奇古而高祖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
夫人所歌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
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高歡玉璧
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
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

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
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
之十琴操近古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
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
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
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
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余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
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

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畱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
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
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
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猶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
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能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
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公皆合之
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掎每一篇成樂工爭以
賂來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
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

被于管絃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
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
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
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
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
唱渙之詩渙之擲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
知唐伶妓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
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
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

李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賦協入
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
州伊州甘州之類曲徧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
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吐蕃史
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歌此曲甯王憲曰音始
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
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
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

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卽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閒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誇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

樓曲因廣之傳流人閒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黃鐘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是唐曲黃鐘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改以名命合眾樂卽黃鐘也予謂黃鐘卽俗呼正宮崙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鐘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誇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

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崙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徧吹揭手便拈金盃舞上皇驚笑悖孛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崙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崙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崙崙求諸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已有此曲而幽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

樂天秋夜調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涼州有大徧小徧非也凡大曲有數散序鞞排徧顛正顛入破虛摧實摧滾拍徧歇殺滾始成一曲此謂大徧而涼州排徧子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徧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有不首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徧梁州徹又云梁州大徧最豪

學海類編
文譜
嘈史及脞說謂有大徧小徧其誤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石調
歇拍調林鍾商趙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
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
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數字殺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
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
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徧白樂天和元微之
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

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
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予又考唐史突厥
傳楊敬述爲噉煌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鄭愚之
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
景促三卿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
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閒空
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
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
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

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夫西涼
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爲西涼創
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
改諸無名中使輔珍琳宣進止今于太常寺刊石內
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詩注葉法
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畱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
敬述進婆羅門聲調總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
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
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杜牧

之華清宮詩月閒仙曲調霓裳作舞衣詩家搜奇入
詞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遊
月宮聞樂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
十餘輩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
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
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
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帝欲與
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
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士女仰望曰

學海類編 二
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曲乃回後廣陵奏
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盛寺奏霓裳曲而去上
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
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
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畱一色聽風聽雨作霓裳歐陽
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條詩話云出唐
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
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
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

來者伊與甘自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
金章餘亦見但弟子歌中畱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
則何豫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諸家小說楊太
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
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偶戲妃曰爾則任吹
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
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
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
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

學海類編
三
文譜
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
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
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
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
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
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
獻歎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閒作此舞文宗詔太常卿
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
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

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
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經茲喪亂世罕聞
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
其缺墜蓋唐末殆不全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
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
非開元金章洞微之述五代時任六郎事亦未足信
按明皇改娑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鐘商云時號越
調卽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觀夜奏霓裳詩云開
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鐘商

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爲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大疏矣筆談云莆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非是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程以爲非是則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

瀛子謂筆談知獻音非是乃指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士守程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橫擊擗吹彈聲迤邐注云凡法曲之初眾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雨慵不飛中序壁騷初入拍秋竹吹裂春水拆注云散序六徧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

學海類編
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徧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徧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徧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抑霓裳曲因石曼卿所作傳摭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閒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句遣隊口號

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鐘商而抑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徧第五徧第六徧顛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

學海類編
寬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子嘗
笑之寬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
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寬裳散序
亦疊以舞拍故不舞又畫師于器上或吹或彈止能
畫一箇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寬裳唐孔緯拜官
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
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
異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入聲漫有令而中呂
調有蒙甘州入聲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
轉引序慢近今蓋度曲者斂態若蒙甘州入聲卽是
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徧
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
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
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
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
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

非大徧全曲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
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
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舞殘節沈
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
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
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
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
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一篇云管急絃

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試知樂世聲聲樂老病
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
先排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惟樂天與王建耳
或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獨謂之樂
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綠腰者錄霓裳羽
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言調與此曲了不相關
士大夫論識嘗患講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交違
幸有謳之者不通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
憤憤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

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折鬪聲樂崑崙登東
絲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市西樓上出
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無移在楓香調中下
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女爲師女郎更衣出乃
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曰黃鐘羽卽俗呼
般涉調曰夾鐘羽卽俗呼中呂調曰林鐘羽卽俗呼
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
謂新翻今日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
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

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
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
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曲節揚抑可喜
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尙書
餞于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又云爲公
唱作西湖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
河在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爲高平調也脞說云
張紅紅者大歷初隨父歌句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

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西湖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于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合數記其拍給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青與相見嘆服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閒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閒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顧瓊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放鐘羽

併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今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蓋西湖長命女本林鐘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祐折楊柳枝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當時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

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問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弄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鐘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竝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

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腔穩耳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檢澇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

皇清類編 卷之三 文譜
勝因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
子莊皇入洛亦歌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
更五七聲耳李珣杜瓊樂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
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
耳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長子官封蘭
陵王與周師戰嘗著陣圖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
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
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

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句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
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么
慢曲子耳虞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歌予謂後
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宣夫人魏氏
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旂倒玉帳佳人坐
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
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
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
云帳前草軍情變月下旌旂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

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
主手中蓮鍰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
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閒離恨何時了不
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一似水東流蔓葛荒葵
城隴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婆只有當時魂
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
如雞冠花葉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
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
大葉相對歌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

節酉陽雜俎云雅草出三無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
葉在莖之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
掌謳曲葉動如舞益州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
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
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妙
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逢人
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
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
枝葉皆動乃因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

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閒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具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六家說各有異聞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類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鐘宮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異同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言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所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

學海類編 文譜
歌非六調中制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
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調南宮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鐘
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
悲切帝樂之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
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闕議欲
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
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
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
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

詩云五言一徧最殷勤調少情多但有因不會當時
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徧五
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徧似
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傍人漫道
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畱心內
寵晏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
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
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旣曰命奏水調詞則
是令楊花飛水調撰詞也外史檣杪云王衍泛舟巡

閨中舟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
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迺造以俗呼音
調異名者曲雖有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
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
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
帝所制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詞內河傳附越
調亦然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
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

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
云鳥歌萬歲武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
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竝畫鵠鵠冠作鳥
象又云嶺南有鳥似鵠鵠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

兇忍之極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在眾人則
欲速死在己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
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卽鳥歌萬歲樂也
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
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鐘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

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鐘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入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

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能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閒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新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所好也明皇奏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記問獨紀此事少異廬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興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殿菊

學海類編
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立成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卽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

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詠嬌嚔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笙歌獲寵者密傳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肌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候才人乎命其襯至乃舉祐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

落君前其詳不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

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金粟粧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多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鐘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鐘宮卽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卽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鐘商也皆不傳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

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張樂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閒覽非之

日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今歇拍大石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河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河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豔豔塞管孤吹新河濫卽謂河濫堆江湖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

學海類編
樂工云屬夾鐘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追
屬黃鐘羽夾鐘商呼雙調而黃鐘羽則俗呼般涉調
然理道要訣稱黃鐘羽時號黃鐘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辭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
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
酺宴萬眾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中樂
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
歌使二十五郎吹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歲
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天寶遺事云

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常曰此女眼色媚人
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令太后調念
奴嬌世以爲天寶閒所製曲子固疑之然唐中葉漸
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辭入此曲者後復
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
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
龜年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
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上命

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
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
清平調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
高下合爲三曰清平調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
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
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
調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
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鐘宮黃鐘商兩音者歐陽炯
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
雨彌日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爲雨
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鬻篋
因吹之遂傳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
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
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
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
魂斷窮者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
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

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侍宮嬪御多非舊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凄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卽張野狐也

或謂祐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溼水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倚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其本曲遺聲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爲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拆

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乎今夾鐘宮春光好唐
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鐘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
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拆久矣此必正
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
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
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
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
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八田

是疏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
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
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
第三江南憶白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
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
蓋近世曲子無單徧者然衛公爲秋娘作此曲已出
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
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歧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全州守張樂燕之執杯索麥秀兩歧曲樂工不能對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徧封爲唱徹發已盡記于是終席動此曲封旣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能樂燕之倡優作襪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歧之詞叙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全州不復言矣今世傳麥秀兩歧今在黃鐘宮唐尊前

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同

文淑子盧氏雜記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入院中藏入家且猶作師講聲上采其聲製曲曰文淑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歷二年六月己卯幸于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淑哉至所謂俗講則不曉其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尙晚也今黃鐘宮大石調林鐘商歇拍調皆有十拍今未知孰是而淑字或悞作序并緒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遊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竝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時太宗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子因知後主詩皆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鐘動晚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褻欺江

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笑樵牧又云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鷄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卽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后主玉樹後庭

花或者以是兩曲謂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
連稱者偽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
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
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
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今是也歐

陽永叔常制詞

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錄並傳
爲詞林佳話新城王士稹

碧雞漫志終

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
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剪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
之韻語陽秋雞戒晨而畢株連節解激發人意作而曰
美哉此書也杜子美詩王介甫談經以爲優於經其爲
史學者又視爲史無他事覈而理勝也韓退之謂李長
吉謠詩爲騷而進張籍詩於道楊大年倡西崑體一洗
浮靡而尙事實至送王欽若行君命有所不受其名節
有如此者若論詩而遺理求工於言辭而不及氣節予
竊惑之輒序於對牀夜話之首以補其遺景文然之不

夫猶竹根之於山阿兔絲之於女蘿也豈容使之獨處而久思乎詩云葛生蒙楚薺蔓于野子美亡此誰與獨處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又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亦猶詩人籜籜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之辭第返其義耳前輩謂古詩十九首可與三百篇並驅者亦此類也

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護諸夏康兮國家安

甯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

詩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悲其君有酒食鼓瑟之不能樂猶有國而弗治則將爲他人之所有也曹子建樂府云置酒高堂上親友從我遊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又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有詩人爲

樂之意而無其諷又詩云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既欲其樂又慮其荒此詩人憂深思遠之意陸士衡云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詠長夜無荒全是詩人之體

七哀詩子建云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怨遊子之未返也王仲宣云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歎時世之喪亂也又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感羈旅之多憂

也張孟陽云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戶傷漢陵之發掘也又白露中夜結木落何蕭森慨秋氣之可悲也哀之雖同而意各異初不解七哀又或謂病而哀別而哀惑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子建公讌詩云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讀之猶想見其景也是時劉公幹王仲宣亦有詩劉云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

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
裔仁獸遊飛梁王詩云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高
會君子堂竝坐蔭華棖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
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皆直寫其事今人雖畢力竭
思不能到也

蔡文姬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
抱胡兒兮泣下霑衣漢使迎我兮四壯駢駢胡兒號
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
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

兮恩愛遺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辭宣乎心怨
而怒哀而思千載如新使經聖筆亦必不忍刪之也
劉商雖極力擬之終不似蓋不當擬也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感歎有餘
哀結句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
妾當何依解韻者謂哀叶于希反且引毛詩山有蕨
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謂懷叶胡威反
及引離騷載雲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懷等語爲證
辯則辯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旣押徊又押哀乃

一韻耳及懷字之上亦有會合何時諧諧懷亦一韻也何必強爲引證蓋古未拘音韻旁入他聲者亦奚疑焉若魏文帝漫漫秋夜長皆押十陽獨一句云三五正縱橫又阮籍登高臨四野皆押七歌獨一句云豈復歎咨嗟不知解者又當如何苟謂後世亦有如此押者則擬古者倣之耳非古人作古之意也

張茂先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又屬耳聽鶯鳴流目玩鯨魚以對言之則當曰清風灑聽鳴鶯也古對閒當如此亦楚詞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謝惠連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巖巘積素成原疇曲汜薄停族通川絕行舟連四韻句法皆相似古詩正不當以此拘也

魏文帝西比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畱滯棄置勿復道客子常畏人又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蕢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此結句換韻

之始

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
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
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
之辭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
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
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惠連云
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草秋更綠公子
未西歸劉沐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

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
遊子不顧返

古塘上曲有云莫以賢豪故棄捐棄所莫愛以魚肉賤
棄捐葱與薤莫以桑麻賤棄捐菅與蒹前云眾口鑠
黃金使君生別離或謂甄后爲郭后所譖遂作此觀
其辭殆亦是也陸士衡云男懼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不惜徵軀退惟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則爲甄后作無疑矣劉休元擬古云願垂薄暮景照
妾桑榆時適與士衡末句同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坡謂韓退之詩云杏飛蜂及歸柳嘶蛩與詩意同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又始出巖霜結今來白露歸王正長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云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退之又居其後也

子建詩朱華冒綠池古人雖不于字面上著工然冒字殆妙陸士衡云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潘安仁云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顏延年云松風遵路急山

煙冒壟生江文通云涼葉照沙嶼秋華冒水潯謝靈運云蘋藻泛深沈菰蒲冒清淺皆祖子建

張平子詩云我聞其聲載坐載起王仲宣云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劉公幹云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懷人之意盡于此矣

左太冲詠史云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野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鮑明遠詠史云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

轡明星晨未稀冠蓋已雲至寶御紛颯沓鞞馬光照
地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江文通詠史亦云金張
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
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三詩
一軌也

子建云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
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
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
鴈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軔于蒼梧兮夕

余至于縣圃若陸士衡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又
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瀝則亦本楚詞朝飲
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傅元辭云美人一何麗韻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
亂人家未亂猶可奈何全是李延年歌延年歌云北
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石季倫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昭君配焉昔宮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參此序迺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

王景元詩詎憶無衣客但知狐白溫用子建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之語謝元暉亦云誰規鼎食威甯要

狐白鮮

靈運詩初篁包綠籜新蒲含紫茸邱希範詩巢空初鳥飛若亂新魚戲綽有流麗之風視小謝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之句亦無愧

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封四牡躍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祖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視賓客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鮑明遠數詩也卦名人名及建除等體世多有之獨無以此爲戲者

鮑明遠詩朱脣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

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全類張籍王建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
得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之但行至半道卽迷不知路
沈休文云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又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用前事也古辭云遠道不可思夙昔夢
見之又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皆沿韓非之微意
而變之耳
陸士衡吳趨行云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竝清
聽聽我欷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謝靈運會

吟行云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
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盡踵其步驟

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云俯視清
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云俯降千仞仰登天阻何
敬祖云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又俯臨清泉淵仰
觀嘉木敷謝靈運云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又俛
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濊辭意一也古人句法極多有
宋相襲者如前所議日暮碧雲合及朝遊江北岸之類
皆是若嵇叔夜日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

太元則運思寫心隻不同矣

宋袁淑有詩云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蓋淑爲彭城王府祭酒王不好文學故

云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不見其全篇蓋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隄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無非閨中懷遠之意但不知立題之義如何趙嘏乃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亦復綺麗其中有云良人猶遠戍寂寞夜闌空繡戶流春月羅帷坐曉風魂飛沙漠北腸斷玉關中尙白無消息錦衾那得同又雲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鼙未道休征戰愁眉又復低

學海類編
人即我我即古人也
嚴滄浪又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
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者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
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拍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影言有盡
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爲詩以議
論爲詩以才學爲詩以是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
之詩也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然則近代之

詩無取乎日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

蕭千巖

德藻

云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不可也

老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而至破萬卷
則抑揚上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爲詩也

劉後村

克莊

云詩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尙非本色迨

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閒雖人各有集集各
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尙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辯博要
皆文人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

周伯弼

弼

云言詩而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後

學海類編
詩之變至于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
森嚴况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
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制自此始散僻
事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辭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
成五代之陋矣

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島
之詩未必盡高此心亦良苦矣信乎非言之難其聽
而識之者難遇也雖然馬非伯樂而不鳴琴非子期
而不調果不吾遇也則困鹽車焦爨下吾甯樂之後

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
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賈也學者
闖其間奧闢而廣之猶懼其失迺尖纖淺易相煽成
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
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
也

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古
廳眠易魘老吏語多虛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林

學海類編
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垂枝松落子側頂鶴聽棊古
樹塔虫蛇善陰廊烏雁癡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廢
巢侵燒色荒冢入鋤聲地古多生藥溪靈不聚魚隴
狐來試客沙鷗下欺人遠鐘驚漏壁微月被燈欺古
壁燈垂盡秋琴雨漫絃草礙人行緩花繁鳥度遲右
數聯亦晚唐警句前此少有表而出者蓋不獨雞聲
人跡風暖日高等作而已情景兼融句意兩極琢磨
瑕垢發揚光彩殆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也然求
其聲諧韶護氣泐金石則無有爲識者口未誦而心

先厭之矣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三唐文章
與時高下晚唐爲何時耶放翁云文章光燄伏不起
甚者自謂宗晚唐

老杜詩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
有期上聯景下聯情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棲江水
流城郭春風入鼓鼙上聯情下聯景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景中之情也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情
中之景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情景相觸而莫
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高風下木葉永夜攬

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或者便謂首首當如此作則失之甚矣如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清光前六句皆景也清秋望不盡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迴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後六句皆景也何患乎情少

五言律詩固要貼妥然貼妥太過必流于衰苟時能出奇于第三字中下一拗字則貼妥中隱然有峻直之

風老杜有全篇如此者試舉其一云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鞏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散句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蟲書玉佩薛燕舞翠帷塵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用實字而拗也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用虛字而拗也其

他變態不一卻在臨時幹旋之何如耳苟執以爲例則盡成死法矣

虛活字極難下虛死字尤不易蓋雖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爲難老杜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及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人到于今誦之予近讀其瞿塘兩崖詩云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猶忽二字如浮雲著風閃爍無定誰能跡其妙處他如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皆用力于一

字

仰看明月當空大無處告訴只顛狂但使殘年飽喫飯案頭乾死讀書螢卻似春風相欺得更接飛蟲打著人堂上不合生楓樹不分桃花紅似錦惜君只欲苦死畱數日不可更禁當皆化俗爲雅靈丹點鐵矣又王孫若箇邊若箇猶那箇遮莫鄰雞報五更遮莫猶盡教若爺娘妻子走相送則本木蘭不聞爺娘喚女聲又昏黑應須到上頭乃是常琮全語

數物以箇俗語也老杜有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

鳴翠柳雙字有樵聲箇箇同箇箇五花文漁舟箇箇
輕卻遶井欄添箇箇司空圖鶴羣長遶三株樹不借
閒人一隻騎隻亦箇字之類

老杜偏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泛江
夜宴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退之曲江
荷花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謁衡嶽廟
手持杯玦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下三字似乎趁
韻而實有工于押韻者

汲點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辭才不世雄略動如神以

下聯貼上聯也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雷明怨
惜夢盡失歡娛猶前格也特倒直下句耳若羣盜哀
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
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未見其
全篇如此亦又一格也

雙字用于五言視七言爲難蓋一聯十字耳苟輕易放
過則何所取也老杜雖不以此見工然亦每加之意
焉觀其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不用納納則不足
以乾坤之大不用行行則不足以道路之遠又寂寂

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則一氣轉旋之妙萬物生成之
喜盡于斯矣至若汀烟冉冉竹日淨暉暉湛湛長
江去冥冥細雨來野徑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地晴絲
冉冉江碧草纖纖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簷影微
微落津流脈脈斜相逢雖滾滾告別莫忽忽等句俱
不泛若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則全用詩語也
老杜詩兩邊山水合終日子規啼以終日對兩邊不知
雲雨散虛費短長吟以短長對雲雨桑麻深雨露燕
雀半生成以生成對雨露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

以臨登對風物句意適然不覺其爲偏枯然終非法
也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

詩在意遠固不以辭語豐約爲拘然開元以後五言未
始不自古詩中流出雖無窮之意嚴有限之字而視
大篇長什其實一也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又
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則久別乍歸之感思遠懷
舊之悲隱然無窮他如詠閒遊適則曰坐歇青松晚
行吟白日長壯景物則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似此之類辭貴多乎哉劉後村云言意深淺存人曾

懷不繫體格考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
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颿駭電猶隱隱絃撥閒也
周伯弼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爲第一格四虛次之虛實
相半又次之其說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也于
華麗典重之閒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昧者爲
之則堆積窒塞而寡于意味矣是編一出不爲無補
後學有識高見卓不爲時習熏染者往往于此解悟
閒有過于實而句未飛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譏
然刻鵠不成猶類于鶩豈不勝于空疏輕薄之爲使

稍加探討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

四虛序云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化景物爲情思從
首至尾自然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否則偏于枯瘠
流于輕俗而不足採矣姑舉其所選一二云嶺猿同
旦暮江柳共風煙又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若猿
若柳若花若旦暮若風烟若夜若年皆景物也化而
虛之者一字耳此所以次于四實也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
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暮

學海類編
九
言
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
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前
一首司空曙後一首郎士元皆前虛後實之格今之
言唐詩者多尙此及觀其作則虛者枯實者塞截然
不相通徒駕宗唐之名而實背之也其前實後虛者
卽前格也第反景物于上聯置情思于下聯耳如劉
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
家殘則始可以言格若劉商晚晴江柳變春夢塞鴻
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則下句幾爲上句壓倒

李杜之後五言當學劉長卿郎士元下此則十才子

盧綸

吉中孚韓偓錢起司空曙苗
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
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于卑而事實意虛
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
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弼以唐詩自鳴
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今摭其警句可以爲法者書
于后云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山殿日
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

學海類編
山城夜漏稀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楊柳見隋堤潮
生水郭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疏野蠶成繭桑柘盡
溪鳥引雛蒲稗深凌歊臺云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
雪消春水來洛城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
殿高金陵云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書
所見云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衛將軍
廟云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才散魯連歸皆妙其起
結尤非中唐人可及

趙嘏劉滄七言閒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古樂府當學王建如涼州行刺促詞古釵行精衛詞老
婦嘆鏡短歌行渡遼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
風一失于俗則俚矣

或問放翁曰李賀樂府極今古之工巨眼或未之許何
也翁曰賀詞如百家錦納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
不敢熟視求其補于用無有也杜牧之謂稍加以理
奴僕命騷可也豈亦惜其詞勝若金銅仙人辭漢一
歌亦傑作也然以賀視溫庭筠輩則不侔矣

對牀夜話卷第二終

燈水對竹出於以寶幽靈或說其韻不判矣
 燈對命翻西出豈不謂其歸韻若金嚴山人潘英一
 不煩燕舞來其前下田無音出林野之龍歸賦以獸
 出逢日寶同賦百春龍歸正色秋歸水李則目對人
 如問然徐曰李寶樂在辭今古之工耳如未之指何
 一夫于谷則則矣

對牀夜話卷第三

孤山人范晞文景文

李太白北上行即古之苦寒行也苦寒行首句云北上
 大行山艱哉何巍巍因以名之也太白辭有云磴道
 盤且峻巉岩凌窮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又殺
 氣毒劍戟嚴風冽衣裳此正古辭羊腸坂詰屈車輪
 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太白又有奔鯨夾
 黃河鑿齒屯洛陽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亦古詞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又汲水澗谷沮採薪隴坂

長草木不可餐飢飲零露漿是亦古詞行行日已遠
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特辭語小異
耳陸士衡謝靈運諸作亦不出此轍若老杜則不然
曰漢時長安一丈雪牛馬毛寒縮如蝟又凍埋蛟龍
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一空故習矣

老杜詩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前輩謂此聯能窮物
理之變探造化之微又有句云久露清初溼高雲薄
未還又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不逮前作然含悠
揚不迫之意他人未易及也若塞雲多斷續邊日少

光輝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則又于前所稱者
不同也

老杜多欲以顏色字實第一字卻引實字來如紅入桃
花嫩青歸柳葉新是也不如此則語既弱而氣亦餒
他如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碧知湖外草紅見海
東雲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紅浸珊瑚短青懸薛
荔長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翠乾危棧竹紅膩小
湖蓮紫收岷嶺芋白種綠池蓮皆如前體若白摧朽
骨龍彪死黑入天陰雷雨垂益壯而險矣

老杜詩冬溫蚊蚋存人遠鳧鴨亂詩意謂因冬之溫故
尚有蚊蚋因人之遠故鳧鴨得恣其亂然有所寓也
韓子蒼乃謂人遠如鳧鴨之亂恐非公意况此十字
正是五言句法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
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觀此則老杜不取世俗說也
然又有詩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孤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達道之言也詩云乎哉

自京赴奉先有云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甯捨一
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未
登貪婁有倉卒舐犢之悲流出胷臆故彭衙行云眾
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餐赴五十五會云病身虛腴味
何幸飫兒童

寄書問山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幾
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
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亂離之後殺戮殆盡其能全

家生免者幾希矣故反畏其消息之回憶昔云洛陽
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者舊復
恐初從亂離說亦慮其動懷舊之悲也

干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感
憤之作也曾何傷若儒術于我何有哉孔邱盜跖俱
塵埃吐聖人之名而使之與盜賊同列嘻得罪于名
教亦甚矣或謂孟子曰舜跖之徒舜與跖豈可徒耶
然爲利爲善之別亦昭然矣

寄岑參云沈吟坐秋軒飯食錯昏晝謂懷人之深至忘

昏晝也夔府詠懷云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謂小
人之僭不可假借也至日云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
愁隨一線長堂成云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
解嘲咏鶻云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鴈歸鴉錯迴首他
如尙錯雄鳴管錯揮鐵如意及舉目貧看鳥回頭錯
應人江邊老翁錯料事眼睛不見風塵清雖出一手
而用之工拙亦甚爲辯

漢書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最能行云小兒學問止
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

學海類編
四
文
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
回頭劉少府畫山水歌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
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本漢語也

子厚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老杜有齊魯青未了劉
禹錫一方明月可中庭老杜有清池可方舟退之綠
淨不可唾老杜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乃知老杜
無所不有

高適九日詩云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老
杜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亦反其事

也結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與劉
希夷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意同氣
長句雅俱不及杜戴叔倫對月云明年此夕遊何處
縱有清光知對誰欲脫其胎而不可蓋才力不逮也
東坡用其意作中秋月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
明年何處看遂成絕句

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歧老杜有
前行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辭簡意工故臻其妙學造
語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

客張籍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盧象還家詩云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賀知章云兒童相見不相
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
之近時嚴坦叔還家詩亦有舊時巷陌渾忘記卻問
新移來住人頗得知章之遺意

老杜得弟信詩云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告觀郎到
詩云待爾喚烏鵲拋書咏鵲鴿是皆用鵲鴿寓兄弟
事其憶之則云百歲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別之則云
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又止于盡憶別之意未嘗

用事也亦何害其不爲憶弟別弟之詩其他與子姪
之詩亦然近因舉許渾示弟詩有云家貧爲客早路
遠得書稀或謂不見示弟之意不足爲佳似未嘗讀
杜詩也

好句易得好聯難得如池塘生春草之類是也唐人天
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朽關生溼菌傾屋照斜陽風
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興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客
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廢巢侵燒色荒冢入鋤聲石
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迸筍侵窗長驚蟬出樹飛下

句皆勝于上老杜固不當以此論其工拙然亦時有
此作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亂雲低薄暮急雪
舞迴風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岸風翻夕浪舟雪
灑寒燈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薄雲巖際宿孤月
浪中翻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等句皆不免此病
十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
到老相尋得幾回人謂此詩本顧况一別二十年人
堪幾回別之句子讀老杜別唐十五詩云九載一相
逢百年能幾何顧之意或原于此張籍有絕句云山

東二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
相看摩捋白髭鬚句不同而意極長使後人能于其
中易以一字則不足以爲絕句賈島亦有舊國別多
日故人無少年與張意同

韓偓落花詩總得苔遮猶慰意便教泥污更傷心弱甚
老杜有從教醉裏風吹盡可待醒時雨打稀去偓輩
遠矣王建亦有且願風畱著惟愁日炙銷正堪與偓
詩上下

詩用古人名前輩謂之點鬼簿蓋惡其爲事所使也如

老杜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不封侯今日朝廷
須汲黯中原將相憶廉頗等作皆借古以明今何患
乎多李商隱集中半是古人名不過因事造對何益
于詩至有一篇而疊用者如茂陵云玉桃偷得憐方
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林松柏雨
蕭蕭此猶有微意牡丹詩云錦幃初捲衛夫人繡被
猶堆越鄂君石崇蠟燭何曾剪苟令香爐可待熏不
切甚矣

詩人形容新臺之事不過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

之求遽篠不鮮形容公子頑之事不過曰牆有茨不
可歸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如
是而已李商隱詠太真之事則曰平明每幸長生殿
不從金輿惟壽王彰君之惡也聖人答陳司敗知禮
之問恐不爾也又未免被他褻女笑只教天子暫蒙
塵又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又何如四
人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皆有重色輕天下之心
大抵商隱之詩類如此如東阿王云君王不得爲天
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曼倩詞云如何漢殿穿針夜又

向窗中覩阿環至有趙后樓中赤鳳來之句發乎情
止乎禮義之意安在

人知許渾七言不知許五言亦自成一家知劉長卿五
言不知劉七言亦高許五言如樹色隨山迴河聲入
海遙月高花有露烟合水無風別馬嘶營柳驚鳥散
井桐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全篇如示弟云自爾
出門去淚痕長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
誰人識烟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孤鴈又南飛長卿
七言登餘干古城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蕭條楚

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
來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
去弋陽溪其他散句如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
遠連天江上月明胡鴈過淮南木落楚山多細雨溼
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措思削辭皆可法餘則
珠聯玉映尤未易徧述也

許渾絕句亦佳但句法與律詩相似是其所短耳學仙
云聞有三山不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緱仙廟云曲
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秋思云高歌一曲

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皆無衰靡之氣若旌儒廟
云廟前亦有商山路不學老翁歌紫芝四皓廟云山
信酒一卮歌一曲漢家天子忌功臣則雄拔藻麗之中
有一段議論在又與前作不侔矣其始皇墓云一種
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曹鄴亦有行人上陵
過卻拜扶蘇墓扶蘇非有德于人者意亦不如許
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前輩謂上句置靜意于動中
下句置動意于靜中是猶作意爲之也劉長卿片雲
生斷壁萬壑徧疏鐘其體與前同然初無所覺咀嚼

既久迺得其意

有所思古樂府云有所思思昔人曾閱二子善養親和
顏色奉晨昏至誠烝烝通神明傳者一失于正遂欲
庾肩吾有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吳均有春風驚
我心秋露傷吾髮至盧仝則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
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
豈亦傳習之誤耶或謂仝此詩自有所寓云

崔豹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
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

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
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列女傳曰齊莊
公襲莒殖戰而死僧貫休乃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
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
鳴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
色苦再號杞梁骨生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
母相非味其詞則杞梁乃秦之築城卒其妻亦未嘗
死也

吳融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與雍陶初歸

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卻避人之句同白樂天想得
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健家
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劉商
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卻不如樂
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或又
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

吳融秋樹詩云曉烟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姚
倫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或許其有摹寫之工劉
方平有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亦佳但不題樹然

起句云林塘夜汎舟蟲響荻颼颼引帶而下頓覺精
彩廬綸山中古木云隊葉鳴荒竹斜根擁斷蓬半侵
山影裏長在水聲中思致亦不淺

對牀夜話卷第三

對牀夜話卷第四

孤山人范晞文景文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
云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遶御簾飛王建綺岫宮
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
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
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
友詩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韋應物

學海類編
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
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
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佩月如襟白樂天
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劉長
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韓
偓卽日云須信閒中有忙事曉來衝雨覓漁師此皆
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
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遣頭如雪縱有春
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

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
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
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
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
語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七言仄韻尤難于五言長孫佐輔有詩云獨訪山家歇
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遶籬野菜
飛黃蝶好事者或繪爲圖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

學海類編
酒隱凡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
茶臼言思爽脫信不在前詩下高駢云清溪道士人
不識上天下地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
點周易駢爲呂用之等所給致于殺身亡家而不悟
固無足取然此等辭語決非塵埃人可道

唐人五言絕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今
偶得四首漫錄于此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
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拜月云開簾見新月
卽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蕪城懷古云

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
秋日云反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
動禾黍前二篇備婉變之深情後兩首抱荒寂之餘
感

王昌齡從軍行云百戰苦風塵十年復霜露雖投定遠
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怨其有功
未報也岑參云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
弓東向射狂胡悲其所遇非時也意雖反而實同

岑參詩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

學海類編
有人賈島云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
落日恐行人遠途淒慘之意畢見于此

王維寄崔鄭二山人云鄭生老泉石崔子老邱樊賣藥
不二價著書仍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余賤
不及議斯人竟誰論是時維官必未顯也送邱爲云
知爾不能荐羞稱獻納臣則可言而不言綦母潛之
落第孟浩然之斥遂豈亦維謀之荐之不力也

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
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

空曙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
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

楊衡詩云落葉寒擁壁清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
歸山客殷勤一樽酒曉月當窗白語意清脫略無塵
土紛華之氣及讀其白紵詞則有云躡珠履步瓊筵
輕身起舞紅燭前又涼風蕭蕭漏水急月華汎灩紅
蓮溼牟裙攬帶翻成泣又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
霏暗紅燭全類李長吉謂與前詩同出一喙吾不信
也其看花小句亦佳詩云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

學海類編
四
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

蘇渙有變律詩二首其一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
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言語如此則渙亦非尋常
之盜也

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慚
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皇甫再云岸有經霜
草林有過年枝俱應待春色猶使客心悲不如適氣
長而有生意淵明歸去詞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再述之也

老杜入六弟宅詩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李嘉祐
云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初謂唐人自有此稱及
讀謝靈運酬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迺
知不始唐人也

老杜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
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
零何處歸韓退之云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
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興汝恐炙咋涼風

九月到掃不見蹤跡疾惡之意一也然杜微婉而轉
急迫豈亦目擊伍文輩專恣而惡之耶

退之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
落落月經宿閭閭樹牆垣嘯嘯架庫殿參參削劍戟
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關關屋摧雷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猶奔蠢蠢駭不懋連十四句皆
用雙字起蓋亦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之意
退之序孟東野詩云東野之詩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
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又薦之以詩云有窮者孟

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
語妥帖力排奘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
秀捷疾逾響報東坡讀東野詩乃云孤芳擢荒穢苦
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急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
得不償勞又如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當鬪僧清未
足賞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
此寒蟲號退之進之如此而東坡貶之若是豈所見
有不同耶然東坡前四句亦可謂巧于形似

東野長安道詩云胡風激秦樹賤子風中泣家家朱門

開得見不可入長安十二衢投樹鳥亦急高閣何人
家笙篁正喧吸氣促而辭苦亦可憐也退之有贈孟
之詩云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
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
分賢愚亦廣其意而使之安其貧也
退之誌虢州司戶韓巖墓止稱其父祖之能太學博士
李干墓惟辨其服藥之誤若殿中少監馬繼祖墓則
哀其四十年閒哭三世耳子厚亦然祕書姜萼墓謂
其生二日即授六品官及嗜音畜妓襄陽丞趙公矜

墓亦獨記其子求銘之事又溫縣主簿韓慎之墓不
過曰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
戚知君之爲愛古人誌實不少假今則不然真諛墓
也

退之銘墓其辭約子厚銘墓其辭豐各法其長也子厚
獨銘覃季子墓云困其獨豐其辱兩句而已

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羶
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
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

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
服丹致斃誌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
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天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
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
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于其生退之誌之于其死
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
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此二文之本
退之紀夢云我能屈曲身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遊青
龍云忽驚顏色變韶雅卻信靈仙非怪誕又謝自然

云簷楹氣明滅五色光翩聯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
烟信且見矣華山女云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
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
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甯又誰氏子云或云欲學
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非不信且見故從而斥之
也

聯句或三人三人隨其數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則不同
有跨句者謂連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一
人一聯者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

學海類編
思等作是也遣興聯句東野云我心隨月光寫君庭
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辭貫意串如
同一喙不然則真四公子綦耳

東野詩云靜木有恬翼潛波無躁鱗迺知喧競場莫處
君子身蓋謂君子之立身不容不擇其所寓言云誰
謂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謂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是
又欲和光而同塵也下句亦本太白獨漉水中泥水
濁不見月第反其意耳

王荆公謂老杜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

起字卽小兒言語予觀唐詩知此句乃皇甫冉詩荆
公誤記也其詩云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烟空
翠合湖月碎光流云云王昌齡亦有寒鳥赴荒園之
句似不逮前雖句中不可無好字亦看人用之何如
耳岑參有句云愁雨懸空山懸字不易及裴說用之
云嶽面懸青雨點化旣工尤勝于岑李嶠有星月懸
秋漢唐僧有雪溜懸南嶽又懸燈雪屋明皆于懸字

上見工

老杜泉詩有云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涵蕩二字曲

盡形容之妙嚴維詠泉亦云獨映孤松色殊分眾鳥
喧頗得老杜活法又張鼎詠僧舍小池云冷光搖砌
鶴疏影露枝猿人皆知其搖露二字有功殊不知其
用心實在砌字枝字之上熟參者始知之唐人又有
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窺魚光照鶴洗鉢影搖僧
皆詠泉之作也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
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商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
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甸太遠周稱流

火月難窮縷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想
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正如前語若隋宮詩
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又籌筆驛云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則融化斡旋如
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商隱又有新創河亭詩云河蛟縱翫難爲室海蜃遙驚
恥化樓不過蛟室蜃樓耳而點化如此世稱王禹玉
鳳輦鼇山之句本斯意也

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

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
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又
落花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惟與
月青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則

絕類老杜

李商隱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韓偓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談諧侍漢皇又長卿
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皆反其事而言之是
時韓在翰林故出此語視李爲切

韓偓在唐末粗有可取者如沙頭有廟青林合驛步無
人白鳥飛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白髭
兄弟中年後瘴海程途萬里長五言如鳥啼深不見
人語靜先聞雖神氣短緩亦微有深致其秋夜憶家
絕句云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
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悽楚可悲亦善于辭者
若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又蕭艾轉肥
蕙蘭瘦可能天亦妒馨香是直訕耳詩人之興掃地
矣

善用古者自不同若主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則又
用鮑明遠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之句又身輕一
鳥過亦用張景陽詩張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
左太冲詠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
談笑卻秦軍皮日休七愛云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
步又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傲前詩也
羅隱隴頭水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
中有征人淚于濱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

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所賦同造語同未有議其非者
今人則豈無剽竊之疑又如皇甫冉詩云巫峽見巴
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
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霄中李端云巫
山十二峰皆在碧虛中回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
聲寒過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見楚宮句
意亦同

宋玉高唐賦云昔楚襄王與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
之觀其上獨有靈氣王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

嘗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荐
枕席王因幸之又神女賦云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
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詳其所賦則神女初幸于懷
再幸于襄其誣讎亦甚矣流傳未泯凡此山之片雲
滴雨皆受可疑之謗神果有知則亦必抱不平于沈
冥恍惚之間也于瀆有詩云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
揚何山無暮雨彼雨亦蒼茫宋玉恃才者憑虛構高
唐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峨峨十二峰永作妖鬼
鄉或可以泄此憤之萬一也

常建弔王將軍墓云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
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
鬼鄰殘兵哭遼水哀之至其第二聯尤妙祖詠有夕
次圃口店詩亦與前格相類詩云前路入鄭郊向經
百餘里馬煩時欲歇客歸程未已落日桑柘陰遙村
煙火起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秀整而韻不緩且
曲盡旅行之意詠又有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又
遠樹低蒼壘孤山出草城亦錢郎之亞也
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

學海類編
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常恐道路旁掩棄狐兔塋所
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聞此哀怨詞念念不忍聽惜
無異人術倏忽具爾形右趙微明回軍跋者之詩只
讀起句不必看題目亦必知爲此詩矣所謂去時日
一百來時一月程則前月行軍之速今日被疾而歸
曲見于此又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百世之下誦
之猶慘然其時可知也結句用事尤著題且有不盡
之哀盧綸逢病軍人詩云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
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驅駕

雖未及前而悽苦之意殆無以過起句亦盡

劉滄咸陽云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唐意
謙蒲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上文王避雨陵
論句法則劉不及唐然敘懷感之意得諷興之體則
劉詩勝若崔曙登仙臺云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
雨自東來思優柔而語益健矣劉滄下聯云天空絕
塞聞邊鴈葉盡孤村見夜燈視許渾高樹有風聞夜
磬遠山無月見秋燈尤爲工安王荆公已無船舫猶
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之句必自此聯出也

劉灣雲南行云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且喪亂之世
妻倚夫而爲生父恃子而送死者今皆先其身而天
則鰥寡孤獨失其所矣但辭傷于直潘安仁關中詩
云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亦欠包
涵之工

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悲有餘而意
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月入綺窗髮髯想蕙質工于
述者也白樂天用之云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
不見人又任彥昇哭人云甯知按歌日非君徹瑟晨

樂天亦用之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
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
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
似垂楊無限時張祐云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
縮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
和風烟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
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微同獨薛能一首變爲
淒楚耳李商隱亦有二絕立意頗新其辭云暫憑樽

酒送無寥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
爭擬惜長條含烟著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
報行人休盡折半畱相送半迎歸

商隱別有柳枝詞味其序柳枝乃商隱從昆讓山鄰家
之女因悅商隱燕臺詩遂通其約且以後三日爲期
會交人盜商隱臥裝先去不果畱伺後竟爲他人所
有詩中所謂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東陵雖五色
不忍值牙香非不忍也不果也若玉作彈棊局中心
亦不平又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亦惜其不終遇

之意

商隱詩鬪雞回玉勒融麝暖金缸玳瑁明珠閣琉璃碧
玉缸七言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牀在井頭綵
線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鏤金玉綵繡排比成
句迺知號至寶丹者不獨王禹玉也

劉長卿有湘中紀行十詩花石潭有云水色淡如空山
光復相映浮石瀨云秋色照瀟湘月明聞盪漿橫龍
渡云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皆勝語也他如天光
映波動月影隨江流又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又

潮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又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
落辭妙氣逸如生馬駒不爲羶絡所繫讀之使人飄
飄然有憑虛御風之意謂其思銳才窄者不亦誣乎
劉長卿王昭君歌云自矜嬌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
繪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
對君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
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
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
羅銅雀臺尾句云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青青舊宮

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皆反覆包蓄
得古風體他如朔風蕭蕭動枯草旌旗獵獵榆關道
漢月何曾照客愁胡笳只解催人老又橫笛能畱孤
客愁綠波澹澹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肅江天寂歷
江楓秋如此等作尤不可以五言掩其美

鄭谷鷓鴣詩云雨昏青草河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
用鉤轉格磔等字而鷓鴣之意自見善詠物者也人
惟傳其海棠一聯耳又有句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
他山李洞有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句非不佳但

學海類編 卷之五 七 詩
驚覺兩字失于有意不若谷詩之自在然谷他作多
卑弱無氣

張祐公子詩云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公
子之富貴可知也顧況云雙燈懸金縷鶻飛長杉刺
雪生犀末不過形容其車馬衣服之盛耳然末句云
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氣象不侔矣雍
陶云金鞭留當誰家酒拂柳穿花信馬歸公子豈空
囊而出耶若改留字爲戲字猶可也

唐人詠太和公主還宮詩極多惟李頻一聯最佳辭云

禁花半老曾攀樹宮女多非舊識人其他五言如河
聲入峽急地勢出關低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可
與十才子並驅

贊皇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
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錢起云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峰青雖詞約而深不出前意也贊皇詩人少
知之而錢以此名世亦可見幸不幸耳

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
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

終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戴叔倫亦有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意稍露而氣益暢無媿于前也

詩用生字自是一病苟欲用之要使一句之意盡于此字上見工方爲穩帖如唐人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峰陰秋雨漫琴瑟松涼夏健人逆字抱字卸字漫字健字皆生字也自下得不覺戎昱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樂天云始知爲客

苦不及在家貧唐僧善生云縱然爲客樂爭似在家貧皆本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太白亦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唐僧澹交寫真詩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子兼爾俱爲未了人或稱其了生死齊物我子謂此詩謂之不著題不可也若論見識則譬猶盲者之捕蟬耳求其聲尙不可得况其形乎清尙哭僧詩云水荒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斯可以言悟

張喬多有好絕句河湟舊卒云少年隨將討河湟白首
清時返故鄉十萬漢軍零落盡獨吹邊曲向殘陽漁
父云首戴圓荷髮不梳葉舟爲宅水爲居沙頭聚看
人如市釣得澄江一尺魚不獨城鎖東風十五橋之
句也又兄弟江南身塞北鴈飛猶是半年餘夜來因
得還鄉夢起讀前秋轉海書亦籍牧之亞
情新因意勝意勝遂情新上官儀詩也王駕有雨前初
見花開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脫胎工矣人以此格
自駕始非也或又謂爲荆公作亦非也

鴿墜霜毛落定僧寒蜚發定衣坐石鳥疑死又螢入定

僧衣非衲子親歷此境不能道也若萬里八九月一
身西北風七千里外一家住十二峰前獨自行行脚
之作也上聯則沈佺期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下
聯則柳子厚一十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楓根支洒甕鶴蝨落琴牀貫休詩也鶴蝨兩字未有人
用又童子念經深竹裏獼猴拾蝨夕陽中亦生

唐僧詩除皎然靈徹兩三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
蓋氣宇不宏而聞見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于

後清塞云叢桑山店迴孤燭海船深寒扉關雨氣風
 葉隱鐘音飢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己云只有照
 壁月更無吹葉風聽泉湘水寫秋碧古風吹太清聽琴貫
 休云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壑風吹磬斷衫露滴
 花開子蘭云疏鐘搖雨脚積水漫雲容懷浦云月沒
 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對牀夜話卷第五終



聖